

◆ 李玉莲 著



中国 古代

ZHONG

GUO

GU

DAI

白 话 小 说 戏 曲

传 播 论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

中国 古代

ZHONG

GUO

GU

DAI

白话小说戏曲

传播论



◆ 李玉莲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李玉莲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6

ISBN 7-5440-2929-8

I. 中… II. 李… III. ①古典小说-传播-文学研究-中国 ②古代戏曲-传播-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②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9912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 2 号楼)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67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8.80 元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	---

{ 上编 传播者研究 }

第一章 小说传播者	15
第一节 传播者的构成	16
第二节 创作、评论者	19
一、创作者	19
二、批评者	28
第三节 出版、发行者	31
第四节 说话人	35
第二章 戏曲传播者	43
第一节 传播者的构成	44
第二节 创作、评论者	47
一、创作者	47
二、评论者	52
第三节 出版者、发行者	55
第四节 表演者	59
第三章 “谁”是传播者	67
第一节 隐形的传播者	68
一、小说	68
二、戏曲	73
第二节 署名的权利	77
第三节 复合型传播者	84

第四节 传播与接受一体	90
第四章 传播的控制	95
第一节 传播即是控制	96
第二节 权力：管理与限制	99
第三节 观念：无形的束缚	107
第四节 广告：传播中的噪音	113

{ 下编 媒介与渠道研究 }

第一章 声音的魅力	125
第一节 说话：口语传播的典范	126
一、唐前的“说话”传播	126
二、宋元时代的“说话”传播	128
三、明清时代的“说话”传播	131
四、传播者、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136
第二节 词话：白话小说戏曲的“说唱”传播	137
一、宋元时代的“词话”传播	137
二、明清时代的“词话”传播	139
三、“词话”对传播内容的影响	142
四、“词话”与章回小说	143
第三节 表演：完美的综合传播	145
一、表演是戏曲的本质	145
二、表演在戏曲传播中的命运	148
第四节 韵文：不只是攀附正统	152
一、白话小说中的“韵文”传播	153
二、戏曲中的“韵文”传播	156
第二章 不朽的文本	158
第一节 选辑：文本的选择性传播	159
一、选辑传播的内容	160
二、选辑传播的传播者与传播媒介	166

三、选辑传播的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167
第二节 改编：原型的历时性传播	170
一、改编传播的内容	171
二、改编传播的传播者与传播媒介	177
三、改编传播的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179
第三节 评点：内容的论释性传播	183
一、评点传播的内容	183
二、评点传播的传播者与传播媒介	186
三、评点传播的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	189
第四节 翻译：语言的转换性传播	192
一、翻译传播的内容	192
二、翻译传播的传播者与传播媒介	197
三、翻译传播的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	201
第三章 技术与组织	205
第一节 印刷：传播的技术基础	207
一、宋元时代的印刷技术创新	208
二、明清官私刻对印刷技术的应用	210
第二节 坊肆：商业性传播组织	214
一、坊刻传播白话小说戏曲之源流	215
二、以传播白话小说为主的建阳坊刻	219
三、坊刻传播戏曲的据点	223
四、清代坊刻传播白话小说戏曲的衰落	224
第三节 版本：传播的真凭实证	227
一、白话小说戏曲的版本概况	227
二、白话小说戏曲版本之优劣	230
第四节 藏书楼：独特的传播渠道	235
一、藏书楼传播白话小说戏曲之源流	235
二、藏书楼传播白话小说戏曲的三种方式	238
三、以域外藏书楼为传播渠道的白话小说	244

第五节 目录：传播的历史记录	246
一、私家目录对白话小说戏曲的著录	247
二、以戏曲为著录对象的专题目录	252
结束语	256
附录	266
一、明清白话短篇小说集及传播者一览表	266
表 1 明末白话短篇小说集及传播者一览表	266
表 2 清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及传播者一览表	268
二、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传播者一览表	273
表 1 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单篇）传播者一览 表	273
表 2 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集）传播者一览表	274
三、明清章回小说传播者一览表	276
表 1 明清章回小说（历史演义）传播者一览表 ...	276
表 2 明清章回小说（时事）传播者一览表	284
表 3 明清章回小说（神魔）传播者一览表	287
表 4 明清章回小说（英雄传奇）传播者一览表 ...	295
表 5 明清章回小说（儿女英雄）传播者一览表 ...	299
表 6 明清章回小说（世情）传播者一览表	301
表 7 明清章回小说（才子佳人）传播者一览表 ...	307
表 8 明清章回小说（狭邪）传播者一览表	315
表 9 明清章回小说（艳情）传播者一览表	316
表 10 明清章回小说（公案）传播者一览表	320
表 11 明清章回小说（侠义）传播者一览表	322
表 12 明清章回小说（侠义公案）传播者一览表	324
四、明清传奇剧传播（传播方式与目录著录）情况表	326

五、明清章回小说作者、出版发行者题署统计表	328
六、明清章回小说批评者题署统计表	329
参考文献	331
后记	342



导
言

这是一次探索，希望找寻到一个出发点。

这是一项新的探究，盼望能找出一个研究的方向与范围。

在登堂入室之前，希望能找到入口。^①

——余也鲁

这是余也鲁先生为施拉姆《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香港中文版所作的序——《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实际的探索》的开场白，恰好可以表达本书所将要进行的研究，即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中所存在的传播事实与传播现象。因而借用于此，权作本书的“入话”，并且希望这一次尝试真的能够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入口。

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始至辛亥革命（1911），宋、元、明、清四朝历时近千年。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是市人小说（说话）与戏曲的趋于成熟。元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导致了杂剧的勃兴，关、白、马、王、郑名家迭出，《窦娥冤》、《墙头马上》、《汉宫秋》、《西厢记》、《倩女离魂》名作如林。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促使文人学者人文

^① 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实际的探索（代序）》，见 W. 宣韦伯（Wilbur Schramm）著，余也鲁译：《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 年。Wilbur Schramm（1907—1987），美国传播学家，香港余也鲁先生译作宣传伯，台湾学者译作施兰姆，大陆学者则依习惯译作威尔伯·施拉姆。

主义精神的觉醒，一部《牡丹亭》动摇了两千年的礼教根基；市民阶层的壮大，刺激了白话通俗小说的大规模生产，普通市民的喜怒哀乐成为作品描绘的主题。而在封建王朝末世的清代，言情小说则被当成了人们抑郁情怀的寄托，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演出了“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王朝毁灭剧。

这是通俗文学极其繁荣的千年，白话小说与戏曲是这一时期文学样式的主流。与其他的文学活动一样，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也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要素共同构成的。以往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研究，总是倾向于以四个要素中的某一环节为中心。随着时代的推移，其研究经历了从世界到作家、到作品、再到读者的一系列转变过程，且均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那么，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同时进行四个方面的研究呢？本书即试图运用传播学理论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研究，以期找到这种方法。

传播作为现象存在，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人类用啼哭开始一生，以停止说话终止生命，整个生命几乎全用在传播活动上，即令是在沉默时，大脑中也在进行自我传播，而在睡眠时，梦境里传播的热闹，也不亚于清醒时。人类的传播活动就像空气，无所不在，也正因为像空气，太普遍，而未能使人类尽早意识到它的重要。因此，传播作为学科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约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

由于传播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以及不可或缺性，传播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只要稍微留意一下西方初期传播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便会发现它们大多是在无意中得来的。比如社会心理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原本只是要研究美国选民如何投票，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二级传播现象与舆论领袖；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应美国陆军部之请研究放给美军看的电影《为何而战》对军人的效果，结果却引发了一连串有关说服的传播理论。而就是这种偶然发现的传播理

论构成了传播学，并很快吸引了心理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等各学科专家的注意和兴趣。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播学传入中国，随即开始了系统介绍与研究工作。相比之下，香港、台湾对传播学的研究，略早于大陆。与其他 70 ~ 80 年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理论思潮一样，传播学在经历了翻译、介绍阶段之后，便开始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研究。首当其冲的是新闻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已成热点；其次是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也均不同程度地借助于传播学理论，开拓新的研究视角。至于传播学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到 2000 年为止，只有一部《〈金瓶梅〉传播史话》^①。由该书的副标题“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可知其并非纯粹的学术著作，但其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金瓶梅》研究成果，用传播学的理论方法构架全书，可读性强，且有资料价值。相关的则有《文献传播学》和《文艺传播学》两部著作^②。它们的研究着重在理论构建，而非传播现象与事实。

传播学与传统文化的交叉研究，称之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对此，国内传播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文明中存在着大量前人总结的传播观点和原理，这些丰富的宝藏正召唤我们去发掘。正像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所说：

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方法和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悠久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肃然起敬。我们常想，

① 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年。

②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 年；孙宜君：《文艺传播学》，济南出版社，1993 年。

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进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常能推陈出新。”^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的、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为代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没有完整地引入传播学理论的时期，搞“本土化”研究未免情绪化。

传播学在作为其出生地的西方，发展相当自由。它从诞生之日起直至今天，一直在被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与借用。传播学研究就像一个“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许多人从这里经过，但没有留下来”，因而很难找到纯粹的传播学著作，也就更无所谓完整的传播学理论了。所以在进行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中，不必拘泥。只是在进行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时，应该尽量避免只把具体的论点、概念抽出，而不注意其产生的背景、语境。更应该避免忽视东西方文化传统差异的“话语的平移”，即无条件地将西方的文化传统搬到东方，嵌入我们的话语系统。

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恰属于“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其优势在于，它可以照顾到上述文学活动的全部四个环节，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因为传播学是对传播过程的研究，而传播过程必然会涉及这所有的四个环节。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Hanold Lasswell，1902—1978）曾在其1948年发表的题为《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的文章中，用一个问句来说明

^① W. 宣韦伯（Wilbur Schramm）著，余也鲁译：《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

传播过程，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从什么途径（In which channel），向谁说（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便是著名的传播学五 W 传播模式，此后，传播模式虽有诸多发展，但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传播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交叉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的。它既有理论的探索，亦有具体传播现象与事实的分析研究。前者如王兆鹏《传播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纬度》^①，用传播、接受两个纬度，弥补了 20 世纪文学史偏重作家、作品二维研究之不足；张荣翼《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②与杜骏飞《试论艺术传播的本质特征》^③也是从理论上探索文学传播的意义。后者如徐佩《试论宋代文学的编辑与出版》^④、刘光裕、郭术兵《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⑤、马承五《唐诗传播的文学形态与功能》^⑥，均是具体的传播现象研究，属媒介与渠道研究的范畴。

与正统的诗词文赋的传播相比，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叙事文学与通俗文学性质，使其传播更具特殊性，如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从传播者、接受者，到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与渠道，乃至传播效果与反馈的全过程。而古人也早已注意到了小说戏曲传播的奥秘。如明胡应麟即在

① 王兆鹏：《传播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纬度》，载《江海学刊》1998 年第 3 期。

② 张荣翼：《文学传播的批评意义》，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 年第 4 期。

③ 杜骏飞：《试论艺术传播的本质特征》，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 年 6 月。

④ 徐佩：《试论宋代文学的编辑与出版》，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⑤ 刘光裕、郭术兵：《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载《齐鲁学刊》1997 年第 1 期。

⑥ 马承五：《唐诗传播的文学形态与功能》，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 年第 1 期。



其《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说：“夫好（小说）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这里所论及的是传播的基本要素——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问题，并准确地区分了一级传播者与二级传播者及其在传播中的不同作用。真正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研究，则始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传入之后。本人1997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即是对元明清小说戏曲传播方式的尝试性研究。其中4篇已于1998—2000年间发表^①，此外尚未见到此方面的研究成果。

作为通俗文学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在传播中可谓历经磨难。正统文学的排斥以及水火灾蠹、兵燹政禁等，致使许多优秀的小说戏曲文本散佚湮没。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作品劫后余生，或在各种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自王国维始，一大批有志于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之进行了辑佚、校勘、整理、评价等工作，梳理出了其繁荣发展的脉络，确立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使我们今天仍能有幸一睹千年通俗文学的约略风貌。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作品得以劫后余生呢？是谁（传播主体）用什么方式方法（媒介与渠道）使它们穿过历史而传播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呢？

传播研究基本上是根据五大传播要素而进行的，即针对传播主体“谁”的控制分析，针对传播内容“说什么”的内容分析，针对传播渠道的“媒介”分析，针对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和针对传播效果的效果分析。而无论是对传播学五大要素中的哪一个要素进行研究，都会涉及传播的全过程，因为传播

^① 李玉莲：《语言的转换——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李玉莲：《追溯原型——元明清小说戏剧的改编传播》，载《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玉莲：《元明清小说戏剧传播方式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3期，亦见人大复印资料《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李玉莲：《“网罗放佚”与“删汰繁芜”——元明清小说戏剧的选辑传播》，载《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

学研究就像全息摄影一样，即使一个碎片都能让我们看到全部影像。其中传播者位于传播过程的首端，是传播赖以实现的基础。传播者是为受传者创造可接受信息的人，是他们使传播活动得以展开，也使受传者的接受成为可能。

就具体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传播活动而言，传播者是小说戏曲传播活动得以进行的起始性原因。没有传播者创造和传送的小说戏曲作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传播活动将失去对象，而没有具体的传播对象是无法产生传播活动的。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研究中，属间接传播者范畴的作家曾备受重视，但只是从创作的角度出发，其一级传播者的作用却被忽略了。至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二、三级传播者，即以传播为其主要目的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直接传播者则罕有涉及。本书则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包括作家在内的直接与间接传播者进行研究。

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传播内容血肉相连。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的传播中，传播者往往是兼直接与间接传播者于一身，很难区分传播者与传播内容。也就是说，当说到传播者“谁”时，总要提到他所传播的内容即“说什么”，而谈及传播内容时，又势必要涉及传播主体即那个“说什么”的“谁”。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者，总是因其传播内容的存在才成为传播主体，同样传播内容也总是因其传播主体的设定才成为传播内容。因此，在这里将传播主体“谁”与传播内容“说什么”合为一体，统归在传播者研究名下。

在传播过程中，媒介与渠道并不在传播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与受传者之中，但它却是传播者将传播内容传播给受众的工具与方法。作为传播工具与方法的媒介与渠道，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中的作用异常重要。比如说，许多人都认为祸乱是古籍散佚的主要原因，而文献的传播实际却并不能证明这一点。以秦始皇焚书而论，当时明令不烧



的是“医书、卜筮、种树”之书，但这一类书并没有传播下来，而那些被焚毁的经典，却经过汉代学者的陆续采访、修补，部分地恢复了旧观。实际上，传播方式的落后，才是古籍散佚的主要原因。在抄本传播时代，书成其难，加速了书籍的散亡。与此同时，接近口语且拥有较大规模受众群体的通俗文学也不可能在这种落后的传播方式下产生。同时，媒介与渠道常常能改变其所传播的内容，或者是加强、减弱，或者是根本取消所传播的内容。比如宋代的“说话”与唐宋传奇小说内容上的不同，即缘于二者传播方式的不同。“说话”以口语为传播媒介，直接面向市井民众，所以语言是用通俗的白话，人物是市井民众所熟悉而感兴趣的同一阶层的人物，故事也是取材于他们身边的日常事件。而唐宋传奇小说是以书面语的“文言”为传播媒介的，其传播范围主要是在有限的文人之间，内容与题材也与“说话”有显著差别。

媒介与渠道的作用不仅是工具与方法，而且还是传播内容。也就是说，它不仅传递信息，还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样。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研究印刷书籍社会史的人，若不了解印刷对心灵及社会的影响的话，便会困惑不解。”^① 比如印刷术在宋元明清时代的普及，不只是改变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的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改变了以往的文化类型与文化观念。

正像印刷术在欧洲对文艺复兴的出现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印刷术在对文化的影响方面同样也有出色的表现。比如明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就与印刷术的普及不无关系。印刷术带来的首先是“表达上的革命”（revolution in expression）。

① [加] 麦克卢汉著，叶德明译：《传播工具新论》（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巨流图书公司，1978年。